

张海帆

著



天下贼术，皆出五行！

盗亦有道！

五行贼王

6

逆血罗刹

令人眼花缭乱的离奇盗术，
设计精巧的古老盗器，
匪夷所思的防盗术……一一登场，
一尊五行至尊圣王鼎盛来清末江湖血雨腥风。

天涯第一帖，单帖点击量5000万
掌阅畅销榜长期列居第一位

与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藏地密码》并称

四大奇书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逆

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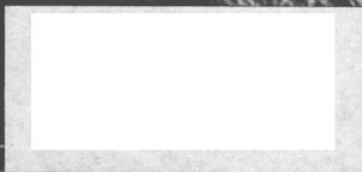
罗

刹



五大 贼王

6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大贼王 . 6, 逆血罗刹 / 张海帆 著 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207-0969-9

I. ①五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8062 号

五大贼王：6 逆血罗刹

(WUDA ZEIWANG: 6 NIXUE LUOCHA)

作 者：张海帆
责任编辑：朱 然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
邮 编：100028
印 刷：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版 次：201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：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：23.5
字 数：380 千字
书 号：ISBN 978-7-5207-0969-9
定 价：39.80 元
发行电话：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■
目

录
■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光阴荏苒 | 001 | 八 逆火难调 | 217 |
| 二 误入歧途 | 037 | 九 罗刹初成 | 242 |
| 三 烟为火因 | 065 | 十 火脉迟滞 | 277 |
| 四 火行旧密 | 093 | 十一 烟花陨落 | 299 |
| 五 逆火之驰 | 121 | 十二 杀机重重 | 332 |
| 六 火行万年 | 161 | 十三 火焰奥妙 | 348 |
| 七 初露净容 | 189 | | |

一、光阴荏苒



我跟着严一，上了一辆没有车牌号，也没有标志的宽大商务车。有一个同样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的男子，一言不发地坐在驾驶座上。我和严一上车后，这个司机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便发动了汽车，疾驰而去。

不得不说，这辆汽车内的豪华程度令人咋舌！虽不是珠光宝气，但颜色素雅，接触到的每一个地方，都透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细致和名贵。我一坐上宽大柔软的皮质座椅，这个座椅便轻轻地倾斜，让我非常舒服地躺在上面，几乎感觉不到车辆运行时的震动。耳边随即有轻柔的音乐传来，车顶上慢慢展开一套视听设备，手边亦升起一套小吧台，吧台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细长酒瓶，连瓶盖上也镶嵌着拇指大的宝石。

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坐在座椅上不敢乱动乱摸，也不好意思问严一什么。

严一坐在我侧对面，他不与我解释，只是从车厢一侧拿下一个电话，按了几个按钮，说了声：“已经接到了。”便挂了电话。

一路上，严一除了介绍我身边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，别的什么都没有说，看他的意思，也不会回答我任何问题。

汽车飞快而平稳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超越着一辆又一辆的汽车，没有

片刻的停滞。司机的驾驶技术一流，我能感觉到。

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汽车驶入了沈阳市区。

尽管我一直听老爷子讲奉天，也就是现在的沈阳，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沈阳。

很快，汽车停在了一座大酒店前。严一拉开车门，带我下车。

可能是清晨的原因，这座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大堂里，几乎空无一人。严一带着我快步而行，酒店服务生远远地站在一旁，向我们点头示好，也不敢过来。

严一带我走入一部电梯，伸出手指，在手腕的一个手表一样的圆盘上按了一下，也没有见到他还有其他动作，电梯便向下降去。

等电梯再打开，严一带我走出，我尽管想象了很多场面，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颇为吃惊。

电梯外是一个巨大的大厅，必须说明的是，这个大厅是木质的，雕梁画栋，古色古香，好像是将一个古代的建筑，整个装了进来。

我再往前走了几步，一抬头，便见到头顶门梁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牌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青云客栈！

我瞪大了眼睛，几乎扭不开头去，老爷子所说的青云客栈，居然在现代，在这么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的地下就有一间！

我再也忍不住，失声叫道：“青云客栈！是木家的！”

严一平静地说道：“已经没有木家了。”说着径直向里走去。

我不好久留，赶忙跟上，眼前的一切，仿佛让我迈入了老爷子所说的那个时代。

这里真的就是一个老式的客栈。毫无现代科技的痕迹。

如果不是因为我和严一穿着现代的衣服，真的像穿越了时空。

我和严一走进了大堂，一侧跑出一个穿长袍大褂的中年男人，满脸堆着笑容叫道：“客官！你们来了！快请快请！我是店掌柜，有事请吩咐！”

这店掌柜看向我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这位是严郑先生吧！欢迎来到青云客栈！在这里就和回了家一样，千万别拘束啊！我是店掌柜，也叫店掌柜。”

我慌慌张张地回礼，简直不知是该与他握手，还是抱拳、鞠躬。

只听前方二楼，有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严先生，一路辛苦了。请上来吧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二楼的围栏处，那位在重庆见到的老妇人，还是穿的和重庆时一样，清淡素雅，干净整洁，正微笑着看着我。

严一向老妇人微微一鞠躬，对我说道：“严郑先生，请。”

我进了房间，局促不安地坐在桌边，严一早已退下。

老妇人给我递上一杯茶水，坐在我的侧面，说道：“严先生，觉得这里怎么样？”

我连忙说道：“挺好挺好！特别好！就是没想到真的能来到青云客栈。”

老妇人微微笑道：“青云客栈已经不多。”

我说道：“阿姨，为什么让我来这里？”

老妇人说道：“请喝茶吧，不着急。”

我哦哦连声，喝了几口茶，立即想起一件事，便一把将电脑包提起，将电脑取出来打开，颇有些兴奋地说道：“阿姨，这几个月我把老爷子和我说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了！请你看看！我没有给任何人看。”

老妇人摆手道：“不着急，我知道了。”

我为之语塞，不好意思地盖上电脑。

老妇人看着我：“严先生，你还愿意听五大贼王的故事吗？”

我就是等着她这句话，立即说道：“当然愿意！我一直等着你联系我呢！”

老妇人说道：“很好。你是愿意现在听我讲，还是睡一觉起来再听？”

我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现在，现在！我现在很精神，一点都不想睡觉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老妇人一低头，从身旁拿出一柄黑色的长刀，摆在桌上。

正是我在老爷子家中见过的密刀乌豪。

我低念道：“乌豪，伊润广义，是他的刀。”

“这把刀，老爷子说了送给你，只是你在重庆的时候，不方便带走。等我把后面的故事讲完，这把乌豪就正式属于你了。”

我知道这把刀的来头不小，绝对不是我这个平常人所能持有的，所以我

推辞道：“阿姨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想我不能接受。”

老妇人呵呵轻笑，看着这把刀出神，悠悠说道：“天下最贵重的又是什么呢？让人可以不惜一切？”

五大贼王的故事，便在这一刻继续下去，可能结局在人的意料之中，但从发生到结束，这里面曲折的过程，才是最让人唏嘘、感叹的……

1937年9月某日，奉天郊区，关东军军用机场。

本应热闹的军用机场，今天却异常冷清，连四处奔波的地勤人员也不见了踪影，各式汽车全部停放在一角，不见开动。放眼看去，似乎这个硕大的军用机场，被突然间荒废了一样，所有人都不翼而飞。

隐约间，有汽车的轰鸣声传来，从机场一侧，五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入，嘎嘎嘎连声刹车作响，这几辆轿车整齐地停在了机场跑道旁边。

轿车车门迅速地打开，从车上一共下来五个穿着武士服的日本男人。他们一言不发，不苟言笑，表情沉稳，行动迅速而整齐，排成了一排，站在轿车一侧，抬头向天空看去。

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，烈日高照，远处的天空中闪出几个黑点，嗡嗡嗡的螺旋桨声远远传来，响声越来越大。

一架硕大的军用运输机，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，正向这个机场飞来！

飞机降落，缓缓地滑行到等候在一边的五辆轿车前，停了下来。五个武士跑到机舱门旁边，笔直站稳，纹丝不动。

机舱门打开，一个人影出现在舱门口。

五个武士立即齐声大喝，齐刷刷地鞠躬。

舱门口的男人稳步走出，一身赤红的和服。他并不着急走下扶梯，而是站在舱门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遥望着群山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终于回来了。”

这个身穿赤红和服的男子，正是离开中国已有七年的火小邪！

火小邪低头一看，见舱门下五个武士毕恭毕敬地等着，丝毫不觉得别扭，

他在日本甲贺孔雀山学习忍术七年，同时对日本文化中的尊卑之分亦有深刻了解。火小邪也已认可自己日本忍军少主的身份，而且在日本见识颇多，所以再有类似恭敬迎接的场景，再不会忐忑不安。

火小邪稳步走下扶梯，随即官本雅子、土贤藏丰从机舱内尾随而出。

有武士赶忙上来迎接火小邪，用日语说道：“火邪大人，请这边走。伊润大人正在车内等您。”

火小邪对日语虽不敢说熟悉如中文，但听懂和简单交流已没有任何问题。

火小邪同样用日语答了声好，回头向雅子和土贤藏丰点头示意一下，由武士领路，快步向一辆轿车走去。雅子和土贤藏丰则被恭迎到其他轿车乘坐。

火小邪坐入车内，伊润广义一身素白的和服，早就端坐在后座。

火小邪赶忙用日语问好：“父亲大人！”

伊润广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平安到达就好。”说着手指轻轻一摆，副驾驶位置上的武士见到，立即指挥司机发动汽车，疾驰而去。

五辆轿车先后发动，平稳而急速地驶出了机场，奔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，向着奉天城方向行去。

火小邪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说道：“父亲大人，您这么辛苦，还要抽空来接我，真是太感谢了。”

伊润广义呵呵一笑，反而用地道的中文说道：“火邪，你日文的水平提高得很快，非常好。但你既然重回故土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你和我说话还是直接用中文吧。”

火小邪连忙正色用中文说道：“是！父亲！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火邪，你离开七年，今天回来，高兴吗？”

火小邪很平静地说道：“高兴，特别高兴。”

伊润广义问道：“那怎么看不出你有高兴的表情？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因为要忍，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”

伊润广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火邪，你已经学得很好了！这几年我和土

贤藏丰是对你要求严格了些，现在你学成归国，可以放轻松一点。”

火小邪仍然很严肃地答了声是，可是话刚出口，就察觉到伊润广义右手向自己的胳膊肘闪电一般抓来，无声无息。若是持械，就算能避开手肘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肋部也无法躲过，必然中招。

火小邪来不及细想，只是条件反射一般，身子前移，手臂后撤，胳膊一弯，避开了伊润广义的先势，接着猛然发力，用臂弯将伊润广义的手腕夹住。这一夹，将伊润广义的劲力引至了侧面后背，避开了向肋部的攻击。

火小邪毫不慌乱，低声道：“父亲大人，您是考量我吗？”

刚才这一切发生得极快，只是眨眼工夫，而且连声音都没有发出，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很难猜到刚才他们两人做了什么。

伊润广义呵呵一笑，一松劲力，将手收回，说道：“火邪，你两年前就已经学成了忍术，但你又花了两年时间，领会火盗双脉，结果如何？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父亲，火盗双脉我已经能够驾驭了，但现在还是不能随心所欲。主要是副脉的劲力杂乱，时强时弱，更麻烦的是，出力的方向经常是以为是向左，其实是向上、向下，与意识到的不一致。”

伊润广义点头道：“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！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父亲，我母亲的火盗双脉到了什么程度？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收发自如，身意合一，甚至能够将主脉停止，只以副脉行动。”

火小邪略微吃惊道：“能将主脉停下，以副脉行动？这会是什么样的？”

伊润广义点头道：“行为上与常人并无太大区别，但对事物的感受完全不同，很难形容，你母亲也描绘不清楚。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到我母亲的程度后，能够做什么？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能盗破五行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世家，均可盗入，故而能做贼王之王。”

火小邪沉默片刻，沉声道：“我母亲偷过五行世家吗？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你母亲珍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，她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人。”

火小邪曾经在日本多次问过伊润广义母亲珍丽的具体死因，伊润广义从不细说，每次都显得悲痛莫名，所以说到此时，火小邪也知道不好再问下去，以免触动了伊润广义的伤心处。火小邪在日本学习的时候，在甲贺孔雀山中主要由土贤藏丰教导，伊润广义则通常是每个月会来四至七天不等，第一是检查火小邪的修习情况，第二也是将他的忍术心得传授给火小邪，第三是尽父亲的义务，时不时教导火小邪一些人生的道理。

火小邪对伊润广义的感情，在这七年内积累颇深，伊润广义虽然不苟言笑、气质肃然，其实不断接触下来，觉得他通情达理，坚毅豁达，举重若轻，颇有些旧时评书演义中的大侠风范。在火小邪看来，伊润广义严肃而又亲切，威严而又平易，居高而不自傲，可秉烛夜谈，也可嬉笑玩闹，更重要的是很有主见，一言九鼎，言出必诺，绝不摇摆，所以伊润广义非常符合火小邪心目中父亲的形象。只有在谈到珍丽的时候，浅谈几句尚可，若谈得深了，伊润广义就会有点失态，想必珍丽之死，对他而言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回忆，无法释怀。时隔七年，火小邪尽管坚信伊润广义就是自己的父亲，但对母亲珍丽之死，还是云山雾罩一般，难以厘清头绪。

火小邪不再说话，可心里却想道：“虽然我不知道母亲的性格，但我也愿去偷五行世家，没什么野心，这点应该像她。”

半晌之后，伊润广义才又慢慢地说道：“火邪，你看外面的景物有什么变化吗？”

火小邪向窗外略一打量，马路边的田地中麦穗金黄，小山上果林密布，田间地头沟渠齐整，远远能看到农人在忙碌着。更让火小邪吃惊的是，有许多电线杆，拉着电线，这可是在城市里才能见到的高科技，不是郊区的农民能享受的。火小邪不禁说道：“山山水水都是老样子，很熟悉，只是多了不少东西，比如这条路就修得真好！以前哪有这么平整的。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1932年，也就是你去日本修习的那一年，东北三省被我们和平占领，没有费一枪一弹。现在东北是我们的大后方，占领的这七年间，做了许多基础建设，开荒地，办学校，兴水利，建法制，让耕者有其田，穷者有其屋，所以东北这几年发展得很快，老百姓安居乐业。等你到了奉天，

会觉得变化更大。”

火小邪欣慰道：“早该如此了。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东北地广人稀，资源丰富，有太多肥沃的土地可以开垦，目前东北已经有上百万的日本移民，许多日本人已经把东北当成了故乡。天皇陛下打算在战争胜利后，把大多数日本人搬迁到中国大陆来。到时就可以共享太平了！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啊！中日已经宣战了？”

伊润广义说道：“是的，为了重建中华，实现大东亚共荣，战争无法避免。我们已经与中华民国政府宣战，希望尽快打赢这场战争。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父亲，我回来可以帮到您什么？如果我能够帮到天皇陛下尽快结束战争，避免生灵涂炭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”

伊润广义轻轻一笑，拍了拍火小邪的手，说道：“现在你还帮不上什么忙，我让你尽快从日本回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见证我们问鼎中原、统一天下的过程。”

火小邪点了点头，坚决地说道：“一切听您的吩咐！”

奉天城内僻静处，一所戒备森严的大宅内，五辆轿车相续驶入。高大的院门随即紧闭，停车场四处又恢复安静。

车门打开，火小邪、伊润广义、宫本雅子、土贤藏丰等人相续从车内走出，由武士带路，向大宅内走去。

起初还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，穿过一段房舍后，推开一扇木门，眼前便见到一个日本式的庭院，闹中取静，颇为雅致。

火小邪在日本已经住惯了日本式的宅子，习以为常，而且以日本忍军的能力，在奉天修建一套供自己休息的宅院，并不奇怪，欣然享受就是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比起七年前，火小邪早不是那个缩手缩脚，感觉地位卑贱，处处抬不起头的小贼了。

进了内屋，早有四五个日本女佣等候着，武士、司机将火小邪、雅子他们大大小小的行李放置好，鞠躬退下。

伊润广义、土贤藏丰并不久留，让火小邪好好休息几天，再做其他安排，说完便先后离去。

火小邪见人终于都走了，钻进卧室，伸了个大懒腰。

突然间，火小邪的表情一松，露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，完全不是一路上那副深藏不露、平静如水的模样。

火小邪把衣服几把拉松，就在地上一滚，四脚八叉地躺在地上。

雅子拉门进来，见火小邪没有个正经地躺在地上，啊了一声，用日语说道：“火邪君，别人一不见到你，你就没有正经了。”

火小邪坏笑一声，抬起身把雅子拉在怀中，用中文说道：“怎么，想告我的状？”

雅子连忙摆手，认真地用日语说道：“雅子不会告诉别人的。”

火小邪挤眉弄眼地说道：“我其实就这个德行啊！骨子里的东西，不好改啊！父亲大人他清楚得很。哈哈，要冷静下来也容易，只是现在回奉天了，我不愿意再忍着。对了，雅子，到中国来了，就说中文。”

雅子说了声是，用中文说道：“火邪君，你饿不饿？我去准备吃的。”

火小邪刮了下雅子的鼻子，说道：“说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叫我火邪君，听着总是别扭得很。”

雅子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是，小邪……小邪，你饿不饿？”

火小邪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雅子，我以前的衣服你都带回来了吧？”

雅子说道：“是的，都带回来了。”

火小邪翻身站起，牵着雅子的手，挤眉弄眼地说道：“雅子，把我的衣服拿来，还有，把你的便装也拿来！”

雅子惊讶道：“小邪，你要出去？”

火小邪呵呵呵直笑，说道：“当然啊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待在房间里啊。奉天可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我带你在奉天玩玩，吃点新鲜的！到处逛逛！”

雅子忙说道：“小邪，我们就这样出去，不和伊润大人和土贤先生说一

下吗？”

火小邪抠了抠脑门，又坏笑道：“不管他们了，我们两个，偷偷地溜出去，不让人跟着，这样才刺激嘛！奉天是我的地界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雅子说道：“小邪，我们应该留个口信吧。”

火小邪抱住雅子，猛亲她的小嘴，说道：“不留，不留，就是不留。我们去过二人世界！”

其实火小邪在日本七年，原本嘻嘻哈哈、调皮捣蛋、倔强执拗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变，相反越发强烈。火小邪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，他自从被火家逐出火门三关后，历经坎坷磨难，情感之路跌宕起伏，在认了伊润广义为父亲时，以为自己会性格大变，谁知越是这么认为，性格越是重归老路，尤胜于幼年时期。

说到底，是火小邪形成了两套性格罢了，俗话说就是人前一套、人后一套，在伊润广义他们面前，是冷静沉稳，言辞谨慎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；在与雅子共处时，则恢复成嬉皮笑脸的模样。

这两套性格，都是火小邪的性格，发自内心，绝不是故意装出来的，只是拆分得过于明显罢了。日本甲贺孔雀山是忍军的总部，各流派不同级别的忍者在此修习的数不胜数，火小邪接触过的少说有千人，他发现，许多日本男性的忍者也有这个毛病，平日里要多压抑就有多压抑，要多谨慎就有多谨慎，屁都不敢放响，话都不敢大声，可一旦给他们机会，允许他们胡来，几杯酒下肚，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光着屁股跳舞号叫这些都实乃平常。土贤藏丰经常给陪同火小邪修习的忍者机会，允许他们发泄一通，火小邪见的多了，就不再奇怪。相反，像雅子这种女性的高级忍者，性格就非常稳定，绝不会有失态之处。

火小邪、雅子穿上洋装，从后窗翻出。以他们两人的手段，无声无息离开这个院落，不让任何人发现，可以说轻而易举。

别看雅子是女流之辈，但她在忍者中的级别相当之高，乃是密殿流忍术的千代目藏，此种流派和五行世家的水家有相似之处，就是特别善于藏身、

隐蔽、跟踪，运动起来行云流水、不露声息。所以雅子和火小邪一起行动，绝无半分拖累。

火小邪、雅子出了院子，疾行不止，很快便远离住所，混入了人群。

火小邪时隔七年，故地重游，看什么都觉得亲切，心情好得无以复加，直带着雅子去奉天最繁华的街道游玩。

奉天被日军占领七年，说起来国人可能觉得不信，经过七年日本占领的奉天，繁华程度远胜当年！原本破烂的街道全部翻新过一遍，路面是水泥铺成，平整坚固，以前污水横流的沟渠也不见了踪影；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大大增加，电力装置比七年前多出数倍，大街上奔驰的汽车亦是数不胜数。连大街上的行人，衣衫褴褛的也少了很多。不管怎么说，奉天恍如旧貌换新颜了一般！张作霖统治下的奉天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变化甚慢，怎么日本人来了，七年间居然有这么大的变化？

奉天城市变化大这是其一，其二是奉天的人，最大的变化是大街上几乎随处可见身穿和服的日本人，男女老幼皆有，表情轻松，神态自若，好像不觉得这里是异国他乡。

再看奉天本地的人，他们和以前并没有太多变化，该笑的笑该哭的哭该忙的忙，只是大街上时常能够听到掌柜、伙计们用日语大声招呼日本顾客，模样态度尽管看着很是恭维巴结，但也是商人的常性，有钱便是爷，并不奇怪。

火小邪一路逛得兴起，原本熟悉的街道显得既熟悉又陌生，着实出乎意料。

火小邪沿路张望，啧啧称奇：“七年没有回来，奉天变化这么大啊！看样子老百姓过得不错！”

火小邪见奉天比想象中的还好，一副太平祥和的景象，心里最后的一丝困惑抛到一边，笑逐颜开，拉着雅子，一路指指点点，回忆自己在奉天的生活，说来给雅子听。此时火小邪再讲幼年的经历，又是另一副心态，恍如过眼云烟，什么委屈和辛酸都可一笑置之。

雅子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不时被火小邪逗得轻笑，眉目之间尽是温柔。

两人走过了几条街，不远处人群渐密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街边摆摊的商贩密匝匝看不到头。火小邪心里一算，笑道：“雅子，差点忘了，今天可是奉天的大集！热闹得很！来，跟我来，如果走运，还能看到大戏呢！”

今天还真是奉天的大集！一条大街上热闹非凡，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，比七年前的奉天更甚！游人中多了许许多多的日本人，商品也多了很多日本的玩意儿，彩旗如林，自然也多了很多日本的各色招牌！敢情是中国人、日本人的大聚会！

火小邪笑念了声有趣，心想奉天已经是中日文化混合之地，中国风不减，日本的东洋文化也是相得益彰，两者融合在一起，丝毫不觉得别扭。

按土贤藏丰教育给火小邪的，中日同文同种，皆是大中华的一分子，实在不必分出你我，日本若能得到中土大陆，打造大东亚共荣圈，届时破除国界，华夏一统，何乐而不为？

火小邪回到奉天，本来害怕日本人占据东北，会如同满人入关时那样，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，有种族隔绝人分贵贱的事情发生，可这次亲身体会，耳闻目睹，熟悉的店铺一家未倒，生意反而更加红火，熟悉的老板、伙计的面孔一个不少，红光满面，未见愁容；满大街上，中日民众相处融洽，两国文化和谐共存，根本不像清朝覆灭时，众人言传身教，说那满族是如何如何残忍，削发易服，屠尽汉血忠良，两者格格不入。

火小邪已经认为自己是日本人，所以内心中竟为日本侵略开脱，想道：“满族不是统治了三百年吗？也没见人反抗，晚清时还处处受人欺负，割地赔款，丢尽了脸面。现在日本人比满人可不知好到哪里去了！万幸万幸！东北万幸！若不是日本人，奉天没准还是又破又旧的样子呢！”

火小邪有所不知，东北沦陷之后，日本在东北采用的是安抚政策，不仅减除以前的苛捐杂税，而且大兴土木基础建设，改善中国人的生活；公办教育，学费一律全免，并不强迫只能学习日文，尊师重道，倡导华学之博大；鼓励通商，税费极低；重整律法，一切行为有法可依，有制可寻；中日合作开荒分田，解除土地矛盾；支持中日两国人民通婚，不设种族界限。诸般现代化的举措，公平公正，哪是东北国人敢想的！

日本为了将东北完全占领，真可谓煞费了苦心，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训中吸取经验，比民国军阀统治，的确好出了很多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东北的中国人有数万参加日军，远征到东南亚等地，而且大多数并非日军强迫。日本战败后，东北仅中日混血儿就有数万，大多东北日侨不愿撤离东北，早已把东北当成故乡，最后三令五申，没收财产，限期驱逐，这才被迫回国。

日本安顿下东北，无疑得到了一个大后方，在东北获得的各类资源更是数不胜数，难以计算。

可以说，日本人的确是个好贼，侵占东北后，不是一味掠夺，而是知道盗取民心才最为关键，可得长治久安。

火小邪断然不懂什么是政治，他只觉得天下太平，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就好。

火小邪带着雅子，一路游玩，也是自得其乐，其乐融融。只是唯一有点小小的麻烦，就是雅子长得实在漂亮，一身女式的洋装，更显出她的身材姣好，惹得无数人评头论足，垂涎欲滴，不住地猜测火小邪、雅子的身份。

火小邪也不计较这些，食色性也，人之天性，只要不来骚扰，便随他们看去。

两人走到一个卖中式绢花、手绢的小摊前，火小邪心头一乐，大大方方，也不还价，给雅子买了一朵绢花，一条丝巾。那老板听出火小邪是奉天口音，又衣着不俗，带着绝色美人，一边收钱，一边巴结道：“这位爷，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吗？”

火小邪嗯了一声，但一回想觉得此话刺耳，说道：“给日本人做事怎么了？”

老板忙道：“挺好挺好，我是看大爷出手不凡，身边的姑娘又像日本人，所以瞎问了句。您千万别见怪！”

火小邪看了眼雅子，又问老板道：“你怎么看得出谁是日本人？”

老板说道：“气质不一样，气质不一样。像我们这种做小买卖的，察言观色的多了，能看个大概齐。”